

在周总理纪念碑前

田永康 编著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在周总理纪念碑前 / 田永康编著. -- 乌鲁木齐 :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469-0792-5

I. ①在… II. ①田… III. ①文艺 - 作品综合集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7185号

责任编辑: 郑红梅 刘伟煜

在周总理纪念碑前

田永康 编著

设计制作: 新疆卓悦视界文化艺术发展中心
(0991-4518040)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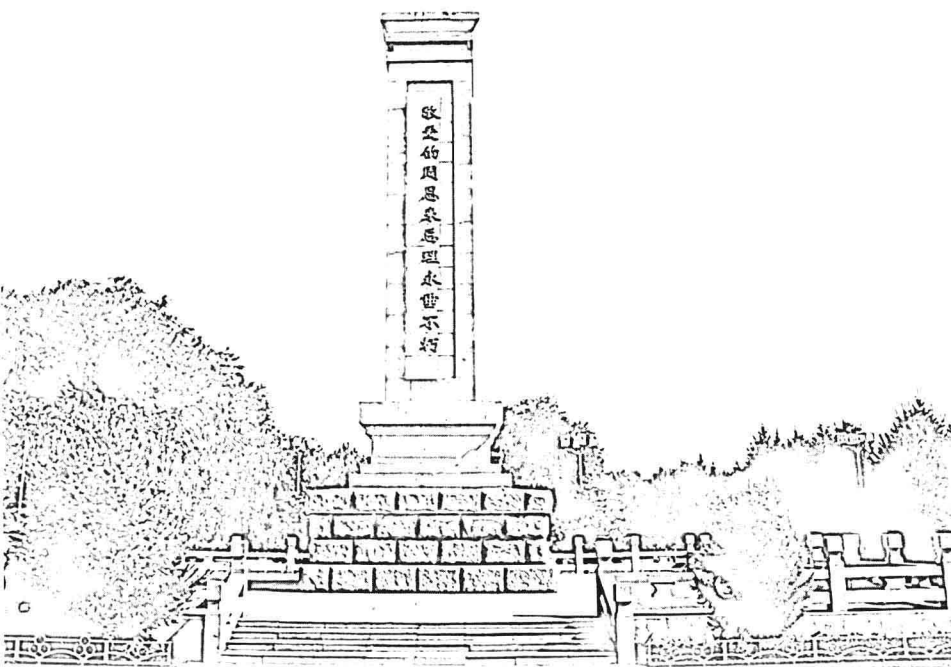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469-0792-5

定 价: 39.00元

在周总理纪念碑前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田永康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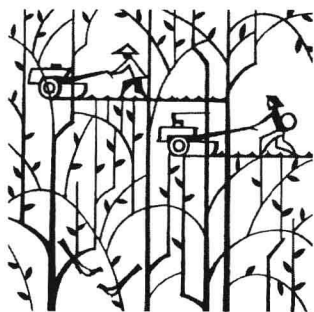
《在周总理纪念碑前》

作者为老山前线壮烈牺牲的石河子烈士缪勒而作

《瀚海悲歌》

作者为在饥谨年代新疆兵团为获粮食作出巨大贡献而作

当年亲访莫索湾垦区几座古城遗址原貌之详述





作者：田永康



作者1950年5月1日于新疆喀什



作者2000年5月1日于新疆石河子

作者简介

●●田永康，祖籍甘肃临夏，1934年生于甘肃酒泉，幼受极其严格的家教。喜读书又酷爱唱歌。

●●1949年秋大军至酒泉，因观歌剧《白毛女》激动不已，次日遂弃学从军，成为军中一名小文艺战士紧随一兵团王震司令员挺进新疆直达喀什。曾参加新疆部队大生产运动、南疆减租反霸、土地改革试点团工作。长期向各民族音乐人、民间乐手学习，并与之结下深厚友谊。

●●1956年转业至新疆兵团，历任统计员、师文艺组长、师文艺助理员、音乐教员，年将及老入石河子市歌舞团从事文艺创作至离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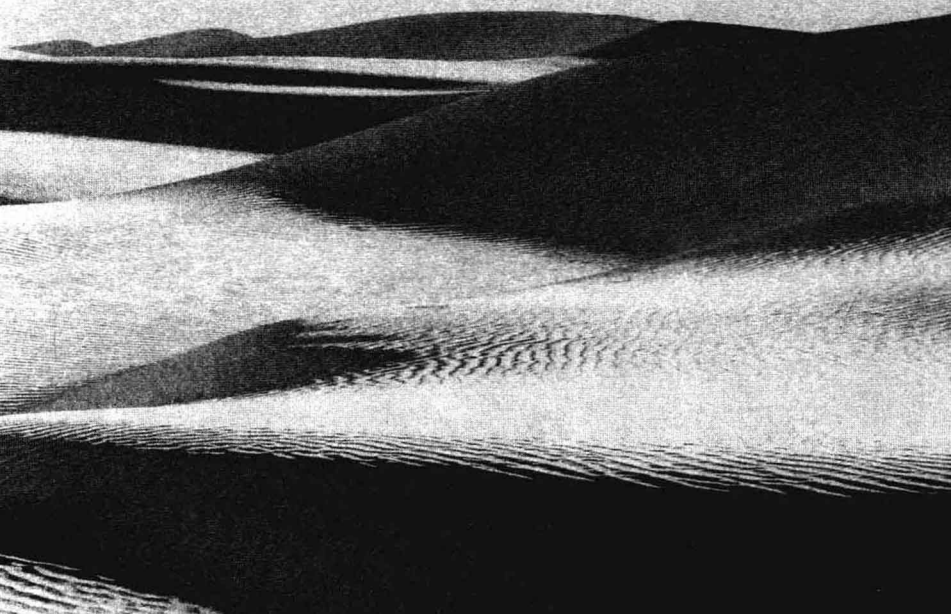
新疆音乐家协会会员

新疆兵团音乐家协会会员

目 录

- 我心中的喀什噶尔 / 9
- 王震部长坐等艾青 / 26
- 诗人艾青在兵团石河子 / 32
- 回忆恩师王洛宾 / 46
- 王洛宾与石河子的情缘 / 58
- 安集海散记 / 64
- 多情绿洲作红媒 / 69
- 地窝子情结——军垦回眸 / 73
- 诗五首：（1）迎春曲 / 90
- （2）赠女拖拉机手 / 91
- （3）秋之韵 / 94
- （4）雨花 / 97
- （5）西湖绿洲都是家 / 99

毛主席在我心里	/	101
在周总理纪念碑前	/	111
怀念老首长刘丙正书记	/	133
天山之歌	/	150
刀郎音乐采风的追忆	/	155
兵团最早的歌者任友志	/	159
瀚海悲歌	/	165
当年亲访莫索湾垦区几座古城遗址原貌之详述	/	224
附文三篇：(1)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	/	232
(2) 为时代而歌	/	235
(3) 一路春风一路歌	/	238
布亚绿洲	/	243



我心中的喀什噶尔

我的青春少年有七个年头是在喀什噶尔度过的！

我的人生起点是从喀什噶尔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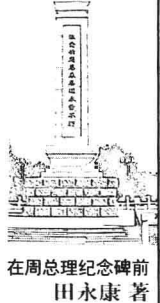
我学音乐的基础是在喀什噶尔奠定的！

我几乎丧命又起死回生之地是在喀什噶尔发生的！

我的军营生活也是从那里为起点的！

—

1949年10月上旬在甘肃酒泉由我们一批学生组建的宣传一队，便紧随王震司令员挺进新疆，在南疆轮台县时，我们与武装部队相遇了。在轮台城内到处是高昂的军歌声。在城西的大街上一辆接一辆的军车一字排开，车上的战士们个个怀抱钢枪，互相拉唱着军歌等待着车开动的时刻，可前面的军车纹丝不动。我跳下了车向西走去，哪知在西城门洞内跪满了维吾尔族老百姓，他们阻拦着我们前进。原来，这里在前几天前，趁我们解放



军尚未到达，国民党匪军在近郊乡下奸淫烧杀制造了多起惨案，这里的老百姓怕我们走了，匪军又来。最后留下了一个武装连队驻防轮台，百姓才放行。

在新疆的巴楚三岔口与我们的郭鹏副军长相遇。次日我们和军长一同到达喀什。当地各族各界民众高举横幅、拨响乐器，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我们总算到达了目的地——喀什。

我们是二军一支新组建的宣传队，从其诞生到喀什尚不足两个月。宣传队里多是年轻的初、高中学生。那时我们这些人大多被划在了属小资产阶级范畴内的小知识分子中。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进军途中一路食宿都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到了喀什我们更是被安置在了市中心广场南边紧靠着苏联援建有转台的大俱乐部旁边的贸易公司里。那是当时喀什市惟一座西式两层楼的建筑物。后又被安置在艾提尕尔清真寺北边，紧靠北大街右拐角处一个叫官药房的楼院里。那也是一个二层楼的建筑，其形制完全是维吾尔族风格的建筑。虽比前一个楼稍有逊色，但因其是一个可封闭的院落，比前一个楼更为优越，更便于我们活动。我们被安置在了南疆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最中心最好的建筑里，可想而知领导对我们这一群参军不久的小知识分子是多么的关怀！在进疆之前我们便被告知，到了新疆将开展大规模的生产建设，所有军人都必须参加劳动。当我们在喀什安住一定，便砍树条，编筐子，做扁担，积肥料，作生产准备。那喀



1949年10月1日，在甘肃酒泉小校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会场，图为升旗仪式。那天我第一次穿上了新军服参加了升旗仪式。

什平日和巴扎天满街的驴粪都让我们拾光了！不久，我们乐队被首派到了疏附县托古扎克乡，准备烧柴，为次年大部队进驻后的伙房用柴。我们七八个人背着背包、扛着斧锯便到了托古扎克，选了一家最贫穷的农户住下。那家人只有两口人住的小屋，还有一个摇摇欲坠的驴圈，只养了一头小毛驴。我们七八个人便和小毛驴为伴挤在了一起，地方十分狭窄。那驴尿、粪便时常洒落在我们的脸上，而且那驴常常大声吼叫搞得我们无法入睡。我是乐队年龄最小的一个，常常被挤出被窝。那里没有蔬菜，近二十天常吃面圪塔拌辣子面。也许生活条



件的恶劣和劳动的辛苦使我彻底失眠，最后我病倒在了荒地上。组长借了一匹维吾尔族老乡的马把我送到了城里。哪知病情亦然日重一日，口中常吐出似鸡蛋黄一样的东西。领导决定送我住医院。一块小小的窄窄的门板上躺着，四位战友抬着，哪知他们没有抬过担架，左右乱晃，路又是个大下坡，头一直朝下，腰间又有一块高出的横木垫的我腰痛，我又痛又怕掉下来，便不停的叫喊，他们怕影响不好，便吓唬我说：“你叫，你叫，把你抬到城外活埋了你！”我只好强忍着。他们把我抬到了城外，一直抬到了郊外的一家叫“新疆第三医院”的大病房里！

那医院条件很好，有地板、大壁炉，干净卫生。医生、护士、病员全是维吾尔族，也许院方怕我逃跑了负不了责，便把我从外到里剥了个精光，让我披上一个大褂。因为语言不通，无法与人诉说，我感到十分孤苦寂寞，当时想家的念头十分强烈，常常偷偷的哭泣。一天，来了几个维吾尔族军人，他们是从伊犁到喀什翻越天山冰大坂伤病的同志。我们虽然民族不同、语言不通，可我们都是革命军人，我们不隔心。院方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和他们住在了一起。从那天起我再不感到孤独了。他们比比划划的给我讲翻越天山的故事，我开始向他们学习维吾尔族语言了。什么“吃饭、睡觉、医院、饭馆、厕所、朋友、学生……”只要生活中常用的单词我统统都学，只可惜我很早离开了南疆，未能把维

吾尔语学到底。可就是那些单词，方便了我许多生活，在我与维吾尔族朋友交往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常骄傲的告诉他们，我曾在喀什生活过7年，他们常常会伸出大拇指称赞我。

我在医院大约住了一个月，医生虽然和我无法用语言沟通，医疗条件也差，可在他的精心治疗下我的病情大有好转，据说那位医生是一位留学德国的医生，医术是很高明的。

我出院了，重新穿上了军装辞别了维吾尔族战友！我站在了医院门口向北望去，那里正是两个多月前喀什各族各界人民打着横幅、吹着唢呐、打着手鼓、敲着皮鼓欢迎我们进城的地方。向南望去，正是我们进入此城门向喀什城内北大街前进的道路。那是一条我们进军喀什的大道啊！后来听人说那条大道被更名为解放北路了。那喀什噶尔城郭就在不远的地方，在它的脚下一条河流从西向东流过，那河就是喀什噶尔河了！河水千百年来把两岸的黄土地切割的很深很深，一座木桥就架在河面上。从喀什北城门过河到对岸，车马行人都必须爬上爬下那深深的长长的陡坡。我住的医院正好在河北岸公路旁边的制高点上，向四野望去，两岸景色尽收眼底。我走下坡道，走到了桥上，扶着那木桥护栏，向西望去，那浅浅的清粼粼的河水缓缓的向我流来，我自然想起我前一段时间刚学会的一首歌曲：



温柔美丽的姑娘
我的都是你的
你不允许我的要求
我将每天哭泣

你的话儿甜似蜜
也许心中是苦的
你说每天要哭泣
眼泪一定是假的

天空颜色是蓝的
喀什噶尔河水是清的
你不允许我的要求
我向喀什噶尔跳下去

你的话儿真勇敢
恐怕未必是真的
你向喀什噶尔跳下去
我便决心答应你

.....

我想那浅浅的喀什噶尔河水跳下去会怎样？又一想，如若在春夏时节河水猛涨，那时真要跳下去，就是



1949年底，我们到达喀什，开始学习合唱歌，三排左戴白帽有白领子者为本人。

答应了恐怕也就没用了！我哼唱着胡思乱想着，突然，我站的那木桥动了，它像一条航船迎着河水一直向西冲去，我站在船头凝视着迎面而来的河水，似梦般的被一直带到了远方！当我无意识的看了一眼河岸，哪知“大船”似乎又平稳的靠岸了。桥还是桥，又一动不动的停在了原地，我也从梦幻中回到了现实！

几十年过去了，我从我们的音乐老师王洛宾处得到了一本他的歌集，我在喀什学会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歌曲就载在他的歌集里。那歌曲叫《喀什噶尔舞曲》就是他记谱译配的。我不知道王洛宾记谱时他在哪里，他记谱译配的歌却早就传到了喀什。他译配的是那样的恰如其